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十五

二之二

叅政歐陽文忠公



公名脩字永叔吉州永豐人舉進士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除館閣校勘貶峽州夷陵令復入爲校勘出通判滑州慶曆初擢知諫院俄同脩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出使河東還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徙知揚州潁州復職知應天府以母憂去免喪爲翰林學士知貢舉權知開封府拜禮部侍郎樞密副使未幾叅知政事治平四年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徙青蔡二州以太子少師致仕薨年六十六

公生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竒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

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
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
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
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

薦之

蘇黃門撰神道碑○又吳丞相撰行狀云公少時從里閭借書讀或抄之抄未畢而已成

誦矣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忠亮謹直言無
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離間大臣自結朋
黨乃落天章閣待制出知饒州余靖安道
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師魯上言靖

與仲淹交淺臣於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
貶監郢州稅歐陽脩永叔貽書責司諫高
若訥不能辨其非辜若訥大怒繳奏其書
降授夷陵縣令永叔復與師魯書云五六
十年來此輩沉默畏御名布在世間忽見吾
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時蔡
襄君謨爲四賢一不肖詩以歌之記聞

公初坐論救范公遠貶三峽後元昊反范起
爲環慶帥辟公掌牋奏公嘆曰吾初論范
公事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

也遂辭不往狀行

慶曆初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 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負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脩起居注公每勸 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皇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

三百車李 八二之二 八三 吳拱

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為害常為 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

讎而公愈奮厲不顧 上獨深知其忠改
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
知制誥必試 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
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
嘗因奏事論及人物 上目公曰如歐陽
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不果也

神道碑

時溫成后方有寵公言前世女寵之戒請加
裁抑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字公言今
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請不宣示于外
淮南漕臣獻羨餘十萬貫公請拒之以防

三百五字

八二之二

八四

吳拱

刻剝

行狀

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
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
天嶮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
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
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
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
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時可省
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
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而

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量入
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它日且
盡爲虜有議下太原帥且以爲不便持之
久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
者十數事

神道碑

保州兵亂以公爲龍圖閣學士河北都轉運
使陞辭 上面諭無爲久留計有所欲言
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
言罪也 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
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

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
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旣而悉誅之脅
從二千人亦分隸諸軍富公爲宣撫使恐
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
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
況脅從乎旣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
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
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
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
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

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
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
窮治張貲產 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

誣猶降官知滁州事

神道碑口又遺事云富公之議誅亂兵也公時使河

北復被命權知鎮州既力沮其議且曰脩至鎮州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時小人讒言已入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因曰富弼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此兵不復知有朝廷矣於是京師禁軍亟亦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密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千人其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一言不獨活二千人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又墓誌云奏造鎖楸船以絕侵盜又方條例北方利病欲大為錯置會罷不果○又韓魏公別錄云內官王昭明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安世鞠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昭明時為監勘官正色

四十二

二之二

六

余

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等語也歐陽遂清脫

至和初判流內銓小人恐公且大用偽為公
奏乞澄汰官官官聞之果怒陰以事中
公遂出公知同州而言者多謂公無罪

上亦悟留刊脩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自
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 上臨御既久
遍閱天下士群臣未有以大稱 上意

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
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
知 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

神道碑

公在翰林 仁宗一日乘間見御閣春帖子
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脩之辭也乃悉
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
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歐陽公在翰林日建言識緯之書淺俗誣恠
詩經妨道凡諸書及傳疏所引請一切削
去之以無誤後學 仁宗命國子學官取
諸經正義所引識緯之說逐旋寫錄奏上
時執政者不甚主之事竟不行呂氏家塾

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

三十一

二之二

七

余山

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
比以嶮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
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神道碑

又墓誌云時舉者務爲嶮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云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

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
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
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
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
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
者稱善神道碑○又行狀云公之尹京不事風采至寵貴犯禁令又求苟免者必寘於法雖

詔命有所不從且請加本罪二等至今行之○又遺事云韓子華謂公曰外議云餘材可以更治一開封府

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晉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證口辨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脉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

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揚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間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識者以為知言

遺事○又墓誌云公之為政以鎮靜為本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

安之滁揚二州皆生立祠

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

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
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
起下流旣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
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
不能力復但勢不能已必決於上流耳橫
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
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隸德博
必被其患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
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
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

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
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

神道碑

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
服其威名 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
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
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狄

公遂罷知陳州

神道碑

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
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
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

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
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
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
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
為得神道碑○又行狀云公嘗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閣取總目而閱之
公嘗因嘉祐水災凡再上疏請選立 皇太
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
與諸公協定大議而 先帝力辭宗正之
命公進曰宗室不領職事忽有此除天下
皆知 陛下意矣然誥勅付閣門得以不

受今立為皇子則詔書一出而事定矣

仁宗以為然遂下詔

行狀○又神道碑云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

泰然有盤石之固然後天下詠歌

仁宗之聖與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靡滅不

復見矣○又公奏事錄云

仁宗既連失褒豫鄂三王遂更無皇子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疾踰時不能御

殿中外憂恐既而康復自是言者常以國本不可不急交章論述每輒留中故樞密副使包公拯今翰林

學士范景仁所言尤激其餘不為外人所知者不可勝數今樞密富相與昭文韓相亦屢進說雖余亦嘗

因大水言之然初無采納之意如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怠嘉祐六年秋余自樞密過東府忽見內降一

封乃諫官司馬光言皇子事既而知江州呂誨亦有疏論述明日奏事垂拱殿二章讀畢未及有所啟

仁宗遽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余自為校勘及在諫垣忝兩制逮此二十年每進對嘗劇從容至

此始聞 仁宗自稱朕既而左右顧曰宗室中孰為可韓公皇恐對曰不唯宗室不接外人臣等不知此

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 仁宗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然近不慧大者可也遂啓曰其名謂何 仁宗即道 今上舊名曰名某今三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議乃定余又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請 陛下今夕更思之臣等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崇政殿因又啓之 仁宗曰決無疑也余等奏言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既退遂議且判宗正時 今上猶在濮王喪乃議起復來日將上 仁宗大喜曰如此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 陛下斷在不疑仍乞自內中批出臣等奉行 仁宗曰此事豈可令婦人知中書行可也余等喜躍稱賀六年十月也命既出 今上再三辭避有旨候服闋取旨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 今上堅卧稱疾前後十餘讓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始出則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使其知愈讓而愈進示朝廷有不可回之意庶幾肯受曾公與余皆以爲然及將上 今上累讓表 仁宗問如何韓公未對余即前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不次擢用皆知將立爲皇子不若正其名命立爲皇子緣誥勅降付閣門某得以堅卧不受若立爲皇子

只煩 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報天下事即定矣不由某受不受也 仁宗沉思久之顧韓公曰如此莫亦好否韓公力贊之遂降詔書立爲皇子仍更名某自議皇子事凡所奏請皆余與西廳趙侍郎自書其改名劄子余所書也初擇日旁十字其最下一字乃今名也是 仁宗親點今封在中書 今上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遷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外聞者相賀

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 慈聖光獻太

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

復明辟 碑神道

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

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

子諒陰 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

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

神道碑

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畜之時異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為名臣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二府各舉五人其後召試中選者往往在清近朝廷稍收其用矣

行狀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總管拜集賢院學士為河東都轉運使臺諫交章論列長卿守邊無狀宜加降黜中書以長卿歲滿得代無過可黜而臺諫論奏不已六月十一日進呈上厲聲曰已行之事何可改易臣脩奏曰臣等不為已行難改若朝廷果是除授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上彰陛下從諫之聖至於臣等能不遂非而服義改過不吝聖賢所難亦是臣等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為過當若曲從臺諫之言

使彼銜冤受黜於理豈安故難行也 上然之 上又曰人言臺諫奪權臣脩奏曰此則爲 陛下言者過也朝廷置臺諫官專爲言事若使默然却是失職苟以言事爲奪權則臺諫無職可供矣奏事錄

先朝僧官有關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時諫官御史累有論列 先帝深悟其事因著令僧職有關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關中書已下兩街選人未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爲請

內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以爲不可韓曾二公陳其事臣脩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爲小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衝改先朝著令則是內臣干撓朝政此事何可啓其漸又奏曰宦女近習自前世嘗患難於防制今小事若蒙聽許後有大事 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初欲姑息而返成怨望不若絕之於漸此一小事 陛下不以爲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爲 上親信朝政可回在 陛下

下目前似一閑事外邊盛勢不小矣 上
遽可中書所奏只令依條例選試臣脩又
奏曰事既不行彼必有言云萬事只由中
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 陛下試思從
私請與從公議孰爲得失而韓曾二公亦
所陳甚多 上皆嘉納也 奏事錄

始 英宗踐祚按 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
亡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 英宗所生
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
處其當 上謙恭 御名重命過 仁廟大祥

下禮院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
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
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 令權罷俾
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
遂持此斥公爲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
及以本朝未嘗議及之事肆爲誣說欲惑
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 上數敦
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
憲不勝爲恥窺伺愈急 今上即位初
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汙公

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

公辨 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

窮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遂以觀文殿學

士知亳州墓誌○又遺事云獲議初不出於公及

為立議之人公不自辨唯曰今人以獲議為非使我

獨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獲議為是

而獨稱我善則我宜愧於二公又撰獲議四卷悉記

當時議論本末甚詳又於五代史記書晉出帝父敬

儒周世宗父柴守禮事及李彥詢傳發明人倫父子

之道尤為詳悉○又蘇氏談訓云元祐中進用執政

多取濮議臺諫呂微仲范堯夫傳欽之趙大觀皆是

也 宣仁聖意叵測然以經義人情揆之歐公之論

為中理公平生不甚留意禮經嘗與祖父說濮議事

自云脩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中几

間有之因取讀見為人後者為其父齊襄杖期云云

其言與脩意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又

七百八字

八二之二

八十五

周升

溫公曰錄曰 英宗之喪歐陽公於襄經之下服紫

地皂花緊絲袍以入臨劉庠奏乞貶責 上遣使語

歐陽公使易之歐陽公拜伏面謝○又云歐陽公長

子發娶冲卿之女郎中薛良孺歐陽之妻族也并歲

坐舉官不當被劾遷延踰南郊赦冀以脫罪歐陽避

嫌上言請不以赦原良孺由是怨之揚言於眾云歐

陽公有惟薄之醜朝士以濮議故多疾歐陽由是流

布遂廣先是臺官既以紫袍事劾奏歐陽朝廷不行

蔣之奇遂以此事上殿劾之仍言某月日中丞彭思

永為臣言 上以為無是事之奇伏地叩頭固請以

其奏付密院於是永救及冲卿皆上章自辨後數日

復取其奏以入因謂執政曰言事者以閨門曖昧之事

中傷大臣此風漸不可長乃命之奇思永分析皆無

是以媚脩由是薦為御史既而反攻脩脩尋亦外遷

故其謝上表曰未乾薦禰之墨已關射羿之弓○又

龍川志云蔣之奇彈奏歐陽公 英宗不聽之奇因

拜伏地不起 上顧左右問何故久不起之奇仰曰

此所謂伏蒲矣 上明日以語大臣京師傳以為笑

○又馬永卿曰歐陽公與韓魏公同在政府歐公長

魏公一歲魏公諸事煩從之至議推尊濮安懿王同朝但攻歐公故歐公遺令託魏公作墓誌蓋欲令魏公承當此事耳○又奏事錄云嘗因獨對奏曰近聞臺諫累有文字彈奏臣不合專主濮王之議上荷陛下保全文字既悉留中言者於是稍息上曰叅政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時或二相公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議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不喜也今後宜少戒此

臣脩對曰臣以愚拙敢不如聖訓

知青州時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

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

請不報碑神道

除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公辭求知蔡州且

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

而臣欲循常執政知其終不附已俄詔以

本官知蔡州狀行

歐陽文忠公在蔡州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

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

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荅曰脩平生名節

爲後生描畫盡惟有蚤退以全晚節豈可

更俟驅逐乎倦遊雜錄

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

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

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

士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宇處之怡然
不以爲意

神道碑

公平生於物少有所好獨好收畜古文圖書
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
傳百家訛謬之說爲多在滁州時自號醉
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
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
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

行狀

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懷洞然無有城府
常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怒獎

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爲稱薦故
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惟視姦邪嫉若讎敵
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
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于朋友如尹師
魯梅聖俞孫明復旣卒其家貧甚公力經
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

以官

墓誌

公自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
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吕相坐黨人遠
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吕公罷相公始被進

擢及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
擢用希文盛稱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
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則
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
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唯其言公取
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
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
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
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信乎
堯朱善惡異也

公知潁州時呂公之子公著爲通判爲人有
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
力薦之奏疏見集中由是漸見擢用遺事

陳恭公執中素不喜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
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
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
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
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
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
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

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遺事

公於經術務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為異論也其

於詩易多所發明為詩本義所改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

行狀

公嘗被詔撰唐書又自撰五代史其為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為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舊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為

多

行狀

公於脩唐書最後置局專脩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脩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

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今刪脩爲一體
公雖受命退而嘆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
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無
所易及書成奏御吏白舊制脩書只列書
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勅撰而
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
爲日久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
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
有自公爲始也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
不相讓而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聞也

公脩五代史記褒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
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
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
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
亂君此其志也書減舊史之半而事迹比
舊史添數倍議者以謂功不下司馬遷又
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之說至於
紀例精密則遷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
官傳豈下滑稽也

遺事

自唐室之衰文體隨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

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
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
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
至超然獨驚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
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
極其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墓誌
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
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
有欲効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
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

神道碑

鄭公嘗有遺訓戒御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

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

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

鄭公意也神道碑

張舜民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歐陽公

司馬公王荆公爲學者所趣諸公之論於

行義文史爲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旣久

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

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

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
臨事當自知之大底文學止於潤身政事
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
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
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
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
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
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
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
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

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

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

見張芸
叟集

公嘗誦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
誰當且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
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
患失之者其庶幾乎

行狀

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
憂汝得昨日迺中書頓解憂想歐陽氏自
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
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

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
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
汝御名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
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
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
汝可觀此爲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
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
真僞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東坡集
蔡州妖尼于惠普妄託佛法言人禍福朝中
士大夫多往問之所言時有驗於是翕然

共稱爲神尼公旣自少力排釋氏故獨以
爲妖尼嘗有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云
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
世皆人也前者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
人嘗失入人死罪醫藥誤殺人故比罰爲
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坐聞
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能知
牛前世尚不足信彼二牛安能自記其前
世姓名又能曉人言而應乎且人爲萬物
之最靈其尤者爲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

其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
是坐人皆屈伏遺事

蘇內翰軾序公之文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
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
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
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
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
以達於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
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
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

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
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固陋守舊論卑
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
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
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
陽子之功為多

歐陽文忠公荅李詗論性書性非學者之所
急而聖人之所罕言或因而及焉非為性
而言也文忠雖有是說然大約御名所習與
所感及率之者以孟荀揚之說皆為不悖

此其大略也臨岐計都官用章謂予曰性學者之所當先聖人之所欲言吾知永叔卒貽後世之誚者其在此書矣

王公
歷史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万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

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龜山
語錄

三之一

太師潞國文忠烈公

公名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中進士
第景祐中為殿中侍御史河東轉運副
使以龍圖閣學士知秦州徙益州慶曆
七年擢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叅知政
事貝州亂明鎬討之久未克公請行因
以為宣撫使賊平除禮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皇祐三年御史唐介論公
語切 仁宗怒介貶英州別駕公亦出

知許州至和二年再入為相嘉祐三年
以使相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歷判大名
太原府丁母憂起復使相加兩將軍號
力辭得終喪詔俸賜比宰臣之半亦辭
不受治平二年為樞密使熙寧六年拜
司空建節判河陽徙判大名府元豐三
年除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會
王堯臣之子同老上書明其父功以公
為證於是詔加河東永興節度使力辭
許之六年請老以守太師致仕元祐初

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朝一月兩赴經
筵五年復以太師致仕紹聖初降授太
子少保薨年九十二

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
姓文至漢復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翼祖
諱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
為文氏或為苟氏然敬字從著已力切音棘非苟
也從支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聞見後錄

文潞公幼時與群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
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群兒

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群兒驚走不能
救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識者已知二公
之仁智不允矣聞見錄

文潞公謂予言初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絳州
翼城縣未赴任有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後
得見之且言本有壻為縣中巡檢幸公庇
之又言曰本非獨奉干亦有以奉助本嘗
知其邑戶口衆人猾難治因出一策文字
皆景跡人姓名其首姓張比潞公至姓張
人事已敗縣未能結正簿尉皆去某等在

此各歲餘豈無過失爲此人所持幸君之
來必辦之矣於是公盡得其姦狀上于州
決配之邑人皆悚畏

東齋
記事

寶元中河東闕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
郇公言聞縉紳間說文彥博者磊落有稱
時呂許公曰恨不識也可召來面詢之明
日召至堂上許公都不交一談但睥睨不
已郇公強問其鄉曲任使次第因問河東
事曰彥博鄉里無所不知郇公喜之文退
許公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

自殿中侍御史差委明年就遷待制不出

十年出將入相

趙康靖
公錄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
院允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
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勝斛以糶
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
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東齋
記事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廨舍夜久
不罷從卒輒拆馬房爲之薪不可禁遏軍
校白之座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

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

聞記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 上深以

爲憂問於兩府叅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爲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允鎬所奏請多從中沮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中覆 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擒王則初彥博至貝州與明鎬督諸將築距圍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

彥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下潛穿穴棄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敢死二百命指使將之銜枚自穴入有帳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遂白軍士中有病效者數人此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旣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外人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之登城者不能拒頗引却楊遂力戰身被十餘創援槍刺牛牛却走賊遂潰王則張巒卜吉與

其黨皆突圍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著花幘頭軍士爭趣之部署王信恐則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齎吉死於亂兵不知所在彥博斬則於北京夏竦奏言所獲賊魁恐非真遂檻車送京師副於馬市董秀劉炳並除內殿崇班班記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鄴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

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綉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聞記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二公夕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徃徃相賀黃門具奏上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

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

上語也

歸田錄

文潞公為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自知愧恥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瓌皆擢用焉龐莊敏時為樞密使公與之同議省兵汰為民者六萬減廩

給之半者又二萬云

唐質肅公為御史論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公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相其後公再入相首薦唐公復召用焉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立仗朝會前夕大雪至壓宮架折上在禁庭跣禱于天及旦而霽百官就列既卷簾

上暴感風眩之疾僅能成禮而罷巳未契
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 上疾又作左
右扶入禁中文彥博遣人以 上旨諭使
者去昨夕宮中飲酒過多今日不能親臨
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
府俟於殿閣久之召內侍都知史志聰鄧
保吉等問 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
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
主上暴得疾繫社稷之安危惟君輩得出
入禁闥豈可不令宰相知 天子起居欲

何為邪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見白
仍命直省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
謹愿及夕諸宮門白下鎖志聰曰汝曹自
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兩府謀以 上
躬不寧欲留宿宮中而無名辛酉文彥博
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
設幄宿於殿之西廡志聰等白故事兩府
無留宿殿中者彥博曰今何論故事也壬
戌 上疾小間兩府求詣寢殿見 上志
聰等難之平章事富弼責之志聰等不敢

違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
事文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
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執政欲
收捕按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
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某甲
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高為謹良彥
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此卒有
怨於彼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衆以為
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
門及上疾愈沆譖彥博於上曰

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

呈上

上意乃解

初彥博欲判狀斬告變者參政王堯臣捏其膝乃請劉相

之判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

胡河穿六漯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

昌朝素惡弼陰結內侍右班副都知武繼

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兩府聚處於大慶殿

廷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

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

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 皇后同聽

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執

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有喜色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於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武繼隆曰請

留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戊辰以後上神思浸清寧壬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者各宿於其府

記聞。又云樞密使王德用開

便門入中書路公執守門親事官送開封府榷之明日謂同列曰昨日悔不斬守門者天子違豫禁中門戶豈得妄開邪

熙寧二年潞公為樞密使陳升之拜相以公宗臣詔升之位公下公言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

上卒取禍敗臣忝文臣粗知義理不敢紊亂朝著上從之

溫公日錄

慶州軍亂二府入議文潞公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重為先不宜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王荆公曰所以為此將以去民之害何為不可若萬事隳頽如西晉風茲乃益亂也蓋荆公知公言為已發故力排之于尼父師旦密人本選人屢以賊失官編管

三二日九千

三之一

十

月升

在蔡尼嘗適人生子後為二鬼所憑言事或有驗遂為尼名惠普士庶遠近輻湊以佛事之嘗因宦者言邵亢石全彬富弼李柬之肅之宜為輔相皆常敬之者也東之姪女二人事之王樂道命李氏甥為其母首傳習妖教收下獄詔京東差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曾以下皆有之文公獨無上問其故文曰臣但不知耳知之亦當有

書時人美其分謗

溫公日錄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頗

慢公公不為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
為留守未至揚言去李稷之父絢我門下
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
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
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語
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
拜之

聞見錄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人
卞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置按上
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

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須令沐髮忘見運判
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
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
通判以次白公公不荅是日公家宴內外
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
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無從
檢按也密劾潞公不治 神宗批輔之所
上奏付潞公有去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
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
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

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以出未幾輔之罷烏乎神宗眷遇大臣沮抑小人如此可謂聖矣聞見錄

元豐三年王堯臣子同老言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內外寒心先臣叅預朝政與宰相文彥博富弼請立英宗皇帝為嗣仁宗感悟開納大計遂定會潞公來自北都過闕入覲神宗以問公對曰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乞立皇嗣者甚衆臣等雖有

請事未果行至嘉祐末韓琦等卒就大事蓋琦等功也神宗曰議論推輪於至和時發端為難仁祖意已定其後止申前詔耳正如丙吉霍光事前後不相揜也卿宜盡錄本末將付史官公乃具奏其詳於是手詔中書曰彥博蓄德深厚善不自伐懷此大功絕口不言中外搢紳莫有知者今緣故臣子明其父勲始得本末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詔但宣之耳遂加公河東永興節度使公復力辭宴餞瓊

林輔臣皆預兩道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

有報在不言功之語當世榮之○龍川志云至和三年仁宗

始不豫皇嗣未建宰相文富韓三公方議所立叅知政事王公堯臣之弟正臣嘗為宗室說書官知十三

使之賢即言之請公請公亦舊知之乃定議卓奏書印欲上而

韓公當國群臣相繼乞選立宗室子乃定立十三使為皇子及

仁宗晏駕皇子踐祚賞定策之功以韓公為首及元豐末堯臣子同老上書繳進元奏時諸

公惟文公富公在皆歸老於洛會文公入助郊饗神宗訪之公具奏所以

神宗悅焉故一時諸公例皆被賞而韓氏諸子惡分其功辨之不已文公之罷

平章重事由此故也然英宗之譽布於諸公則始於堯臣而其為皇子嗣寶位則韓公之力不可誣也

○又記聞云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對上問以至和繼嗣事公對曰臣等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繼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

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叅政之子義

問為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為

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為恨耶義問當避

之煥曰潞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

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

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

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

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潞公謂義

問曰仁宗朝先叅政為臺諫以言彥博

謫官彥博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彥博復召
還相位即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
未召唐某臣不敢行 仁宗用彥博言起
叅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彥博同執政
相知為深義問聞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
出入潞公門下後潞公為平章重事薦義
問以集賢殿脩撰帥荆南烏乎潞公之德
度絕人蓋如此聞見錄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
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

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
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
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奭繪像堂中時富
韓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
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趙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
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
朝議大夫王御言皆年七十二太中大夫
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
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

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且程太中珣席司封

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其夜司馬公與數公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隸于榜曰竚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聞見錄元祐初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為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上畏之潞公對 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
終日 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
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
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
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 上
師傳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
識者服其言

聞見錄

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
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
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

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
語其總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
不及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
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旣歸洛
西羗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
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

東坡集

潞公凝簡莊重顧眄有威逮事四朝荐更二
府七搜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再守秦州
大名永興五判河南徧歷公孤兩以太師
致仕英傑威重名聞四夷雖位體隆貴而

平居接物謙挹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雍程顥以道學名世居洛陽公與之游從甚密及顥死既葬親為題其墓為明道先生云

至和中陳執中為宰相其嬖人張氏笞女隸至死臺官趙抃范師道極言執中營救張氏故獄久不直因言執中無材行不可任宰相翰林學士歐陽脩亦上書請退執中議久不決左右怪仁宗禁中少遊燕默有所思慮焦勞見於容色居月餘如此因

問上曰陛下比憂勞見於容色得非思代執中者乎上曰然左右乃曰代執中者易得耳何至此耶上曰此老子却可謾人久之始用文彥博富弼二人代之朝議皆謂得人數日歐陽脩得對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脩具以朝議為對上曰卿意如何脩曰誠如外議上又問彥博弼果如何脩曰陛下已用彥博等復問其如何臣所未喻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

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爲人所中傷今來亦
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旣而
彥博果不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儉爭塞
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 上由此罷之弼
亦竟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所料

南豐
雜識

